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  
第二十九回 妙算無遺爵興再點將 屬垣有耳阿七聽私言

卻說凌貴興等眾人正在歡呼暢飲，忽聽得有人闖進門來，大叫禍事，嚇的眾人一驚。連忙看時，卻是簡勒先。貴興忙問：「是甚麼禍事？」勒先道：「我自從送大爺們起程之後，仍在肇慶販私鹽……」宗孔搶著道：「問你甚麼禍事，你談這個做甚？快點說了出來呀！」勒先道：「事情有個層次，等我慢慢講來呀。——又承大爺給我許多銀子，本錢充足了，便易做事，因此兩三個月裡頭，很賺了幾個錢。我看見肇慶的錫器很好，據說是天下馳名的東西，因此買了一份席面，要來孝敬大爺，親自帶了，叫船送來。昨天下午時候，船到佛山，忽然對面來了一隻船，我看見船上一個人，很象祈富。一時起了疑心，便叫船家回轉舵去，跟著他走。走了一程，天色晚了，那船便泊定了，我叫船家把我的船緊緊靠在他的船邊。到了夜靜時，我留心察聽，忽聽見一個人說道：『今天才離家一天，大爺便這樣愁悶，須知在路上的日子多呢！照大爺這樣，只怕未曾到得北京，先自愁壞了。』這個明明是祈富的聲音。又一個人道：『我也知道，怎奈想起那一番冤苦，就要傷心。又想到這番進京，不知濟事不濟事！……』以後的話，便模糊聽不清楚了。這個可是梁天來的聲音。我想他主僕兩個進京，必定不是好事，今天一早便要趕來報信，偏又遇了一個舊朋友，硬拉著在佛山鷹嘴沙，盤桓了大半天，所以此時才得趕到。大爺要趕緊設法才好！」貴興詫異道：「前兩天他才病著，怎麼就好了！」爵興跌腳道：「中了計了！不信你再趕到省城去問程萬里，他一定還說他病著呢。」貴興著急道：「這便怎麼處，求表叔作速定個計策才好。」爵興歎道：「我本來暗中發過誓，從此之後，我一言不發，不定一計的了，省得宗孔表台，開口『賽諸葛』，閉口『足智多謀的』，叫我聽得難受。」宗孔道：「哼！恭維你還不好麼？」爵興道：「罷了，這一回天來進京，無非是御告，象這等重案，不免要派出欵差來，大家等著吧。到了那時，一網而擒，只樂得大家引頸就戮。好在死的也不是我一個！」貴興道：「算了吧！這會事到臨頭，這些口頭言語，還計較他做甚麼呢？表叔趕緊畫策吧！」宗孔道：「姪老爹好不嚇。怎見得他進京，就一定是御告呢？勒先也不過隔船聽了兩句話，象是他的聲音罷了，怎見得就一定是他呢？」宗孔說話時，爵興已經踱到書房裡去了。貴興也撇下眾人，來和爵興商量道：「表叔，大事要緊！望你一切都看我薄面，定個計策吧。」爵興道：「本來這是個『同舟共濟』的事情，我怎好不管？只是嘔氣不過！」貴興道：「算了吧，全是我的不是吧！」爵興道：「如今之計，只有截殺一法，叫人兼程趕到南雄嶺等著，等他來時，便一刀了卻。」貴興道：「這豈不是又在那裡鬧一個命案？」爵興道：「這裡鬧到炮火連天，弄出七屍八命，還不怕他，難道再殺個把人，就膽小了麼？」貴興道：「這也是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無可奈何的了。只是哪個可以去得呢？」爵興道：「這不過姑妄言之罷了，哪一個能辦這件事？此刻他人已去了，我們在這裡縱使派人去趕他，趕得上，自不必說。萬一趕不上呢，又要回來報信，這裡再設法，再打發人去趕，這樣兩個來回，他早出了廣東界了，哪裡是計策！」貴興道：「難道真是束手待斃麼？」爵興道：「法子是有，賢姪不必著急。你先出去交代眾人，今晚且盡歡痛飲，明日一早有事，你且陪著他們，讓我一個人靜靜的想個十全法子。」貴興應諾，出來交代，又陪著吃酒。

此時眾人一個個都懷著鬼胎，哪裡還有心腸吃酒？糊裡糊塗的吃了幾杯，就散了。略略歇了一會，都去安歇，宗孔也辭了回家。貴興便來與爵興計議。爵興道：「我一切都已安排妥當，明日一早，大家陸續起身，都到省城去，卻要留下兩個人在這裡！」貴興道：「留下誰呢？」爵興道：「一個是熊阿七，一個便是令叔宗孔。」貴興道：「留下他們有甚用處麼？」爵興道：「阿七是有用的，留下令叔，不過是叫他陪陪阿七的意思。不然，賢姪出門去了，家中只有女眷，沒個自家人，倒留個外人在家裡，總不方便呀。」商量定了，各去安歇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早起，陸續打發各人動身，都約定在三德號取齊，單只留下宗孔、阿七，爵興拉阿七到一旁，附耳叮囑了幾句。又道：「這件事只好暗暗而行，除你我之外，不許有第三個人知道。一得了實信，便到省城來告訴我。」阿七點頭答應了，然後才同貴興，帶了喜來，叫船到省城去。到得三德號時，一眾強徒，早已等候多時了。爵興道：「此時要首先派人到南雄，不知哪位願去？」李阿添道：「我願去。」甘阿定道：「我也去。」爵興道：「有了兩個了，然而你們恐怕認不得天來，再叫越文、越武、越順、越和，四個同著去，他們是見慣天來的，多幾個人看著，免得他漏網。」又道：「贛州關一路，也要著人去，不知誰肯去？」美閒道：「我從前曾經到過，是條熟路，我可以去得。」宗和道：「我也要去。」爵興道：「還可以帶了柳鬱、柳權、簡當、葉盛同去。」又對貴興道：「賢姪可作速打一張三萬銀子南雄的匯單來，我這裡已寫下一封信了，這個差使卻要喜來走一趟。」貴興連忙叫賬房去打了來。爵興叫喜來道：「我給你這封信、你到南雄時，到千總衙門去投遞。南雄千總劉昇，與我有八拜之交，這件事我全托他代辦。這三萬銀的匯票，你到了南雄，先取一萬，送與劉千總，餘下二萬，就存在銀號裡。倘劉千總說打點關上，要多少使用，便隨時去取。贛州關一面要使用，也到你那裡去取，千萬要小心在意！」又對李阿添、凌美閒等道：「你們到了地步，各人都到關上去住著，那兩處都有劉千總招呼，千萬留心著。天來過關時，便指與關上人知道，自有害他的法子，不必你們動手。只要指出天來，便是大功。」又各人另外給了盤纏使用，立刻出北門，走陸路，兼程趕去。貴興又囑咐喜來道：「這是生死關頭的一件大事。你伺候我多年，知道你能辦事，所以派了你去，辦妥了回來，我重重的賞你。路上好生在意。」喜來諾諾連聲，一行人紛紛出北門去了。

林大有道：「他們都有事去了，不知我們當辦些甚麼？」爵興道：「還有一處，要想拜煩你去一遭。」大有道：「到哪裡呢？」爵興道：「我恐怕他不走南雄，卻走了和平嶺。要煩你去截他。那裡沒有熟人，不能打點，不是智取，便是力勝，他人恐怕靠不住，所以留下你到那邊。」大有道：「和平嶺一路，是要走東江的，何以他又走佛山呢？」爵興道：「事情難料，或者他怕我們耳目眾多，故意一到佛山，掩我們耳目，亦未可知，再者，勒先既在隔船聽得著他的話，就不許他看得見勒先麼？他看見了勒先，知道被人窺破，改道而行，亦未可知，怎麼好說得定呢？」大有道：「既這樣，我就走這路。」周贊先、黎阿二同道：「我等同去助林大哥一臂之力。」爵興道：「好！你們就帶了潤保、潤枝、宗孟、宗季同去。」林大有道：「我到了那裡，除非他不走那一路，要是走那一路時，包管你手到擒來。」於是各各領了盤纏，一路向和平嶺去了。

爵興又叫勒先道：「你可趕韶州去一趟，那裡是個熱鬧所在，須下手不得。你帶些盤纏去，到那裡買一隻小舢舨，在太平關前水上做個小買賣。每日北上的船，都要驗關的。你就留心察看。如見了天來，你就先趕到南雄，到關上報知李阿添等，好留心下手。只要你先趕到半日，就有了預備了。」勒先領了盤纏去了。

貴興見一一都調撥停當，便問爵興道：「不知南雄一路，是用甚麼法子去處置他？」爵興道：「我托劉千總到關上去打點，見了天來時，便將他扣住，硬說他私帶軍火，就近把他送給地方官，再到衙門裡打點些，把他問成一個死罪，豈不是乾淨麼？」貴興道：「他並未帶得軍火，怎樣好誣他呢？」爵興道：「賢姪好老實！劉千總那汛地上，哪裡不弄出幾斤火藥，幾支火槍來？預先裝好箱子，貼了梁天來記號，存在關上，他走過時，胡亂栽到他行李旁邊，饒他滿身是嘴，也辯不來！」貴興道：「表叔真是神出鬼沒之機了！」爵興道：「這也叫『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』罷了。我昨天晚上，算了一夜，已是算無遺策的了。但願派去的人，不躲懶，肯趕路，沒有趕不上的。連日都是北風，前日勒先在佛山遇見他，算到今天，他最快也不過走到清遠罷了，這裡從陸路快多著呢。」當下議論一番，各自休息。

從此二人就在三德號住下。凌貴興是急得同熱鍋上螞蟻一般，不是抓耳撓腮，便是跳出跳進。區爵興也不免要長吁短歎。那些夥計們來勸解的，都說：「這不過是簡勒先一面之辭，如今事之真假，尚在未定，何必這等著急呢？」貴興聽了這話，只得自家勉強開解，也在那裡希冀是簡勒先的謠言。不覺過了六七天，這天忽見熊阿七匆匆走了進來，對爵興道：「千真萬確，趕緊防備才好呢！」貴興又是一驚。

不知阿七說甚麼事「千真萬確」？且聽下回分解。